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巫山夜雨

张灵均◎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巫山夜雨

张灵均◎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山夜雨 / 张灵均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12

(跟着本书游天下)

ISBN 978-7-206-10192-2

I. ①巫…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1080号

巫山夜雨

著 者: 张灵均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责任编辑: 陆 雨 王 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北京威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 / 16

印 张: 10 字 数: 18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0192-2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定 价: 26.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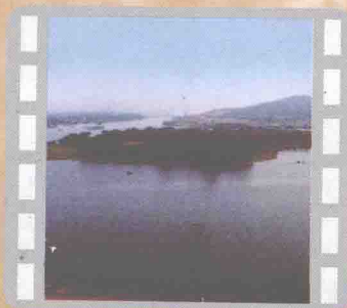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巫山夜雨 Contents 目录



江岭的夜有多长·····	001
溪水中的理坑·····	008
索溪，索溪·····	016
忧郁秦淮河·····	019
最江南·····	022
夜周庄的镜像·····	029
扬州梦·····	036
永远的歌手·····	044
聂市老街·····	048

山盟之约·····	056
易水犹寒·····	062
天堂矮寨·····	065
去看黄河·····	074
大界·····	076
夜宿止马塔·····	079
雨落韶山·····	081
巫山夜雨·····	085
沱江之水·····	088



一个村庄的气场·····	092
喊月亮·····	103
水过三江口·····	109
洞庭候鸟·····	119
藏着的水道·····	122
永远的边城·····	126
失眠者的海·····	131
月光里的海·····	139
海鸟的巢·····	147

江岭的夜有多长

一路的雨水浇灭了入徽的星光，也浇灭了婺源沿途村落的灯火。

我如一只夜航的海鸟，落入黑夜的睡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夜，大海一样绵延，无边无际。我们长途跋涉，去看江岭的油菜花，以及水墨画一般的徽派民居。抵达江岭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雨就像我的急刹车，突然打住了。那么巧合，又那么无奈。我先后敲开了村子里所有的客栈，都爆满了。看来注定要露宿江岭山野了。



这时候，四围的山峦都寂静地睡着了。

而山风像不爱睡觉的顽童，趁此机会溜下山来。本来山腰和山脚的油菜花早已和山一样睡觉了的，经山风这么一撩一弄的，睡眼惺惺的油菜花，便有了磕磕碰碰了。你挤我一下，我就推你一把，像幼儿园放学的小朋友，一时间没了秩序，乱哄哄的，挤得大伙香气淋漓，还不肯罢手。

我从老远就闻到了油菜们身上散发的那股花香气息。山风仍在幸灾乐祸，好像今晚不搅得油菜花们发动一场家族之间的战争不可。山风已然一个野孩子，看见油菜花这般模样，竟沾沾自喜。以为在这个雨后初晴的夜

晚，没有月光和星光，谁还不知道你是个捣蛋的坏家伙？

当油菜花手挽着手的时候，山风知道闯祸了，就开溜！从山腰，到了山脚。居然大咧咧地进了村庄，还是那副德性，脚不住、手不停的。一会儿，摇摇老屋前的那树梨花，吓得梨树的花蕊乱颤，生怕从枝头掉下来；一会儿，推推老屋那紧闭的大门，好像它也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借宿的。

殊不知，奔波千里的我和同伴们还缩在车子里过夜。

一下子涌来那么多的外乡人，江岭小小的胃功能又岂能消化得了？你看那停满公路两侧的大小车子里，不时还有阵阵的嗑声逸出来吗？尽管他们先我们抵达，可他们的际遇和我一样有点惨不忍睹。

说惨的，还有坪子里的那树桃花。其实也不全关山风的事，是那胆小的桃花自个儿一瓣一瓣地跌了下来，仿佛像黛玉的眼泪纷飞。当然，桃花并没有去惹那山风。我敢作证，是那只躲在桃枝上睡觉的花猫蹿了下来乱了方寸，刮痛了桃花的身子。桃花仍然怪罪山风，没有一点风度，不晓得怜香惜玉。

而那只花猫躲得无影无踪了。

似乎这一切是在悄然之间进行的，抑或是村庄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习以为常，全然没有半点知觉。仿佛村庄睡得比山峦还沉，想象那屋里的人都做着春梦，美滋滋地不泄露半点笑靥，连那些先我们进村的旅人，梦里不知身是客。

今夜，露宿山野的我，也想溶入这甜美的梦境中，却委实无法入眠。仿佛举世皆睡，我独醒似的。的确，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那么新鲜、透亮。好奇心与异乡差异带来莫名的情绪高涨，我又岂能做到随遇而安？尽管此刻是凌晨两点了，放眼一望，远近天际黑压压的一片黝黑。

一个人独自下车。借着打火机微弱的火光，我在马路上来回行走，又不敢擅自走远。这种莫名的心境，让我不知道如何解脱？

如果天气还好一些，如果天空挂了一轮明月，那情形又不一样了。至少我还能无所顾忌地欣赏夜色，纵情夜景。大凡一处好山水、好风物，不只白天才适合观光，有时夜晚呈现的姿态与白天的决然不同，甚至还带有某种神秘性。

今夜，没有日月星光的照耀，



看来是我的机缘不好。阿弥陀佛，本施主心里告诫自己不能太贪图红尘俗物，口里却念念有词：既来之，则安之。就像泥泞是水的尘埃一样，在这条泥泞的小道上，我提起裤脚小心翼翼地走……香烟在手中一支支明灭。我不知抽了多少支，也没有点亮天上的星空。手总是下意识伸进口袋里掏烟，发现只剩下一个空盒子。一下子，便觉得这个夜晚长了许多，也空洞了许多。正愁拿不出什么来打发这个漫漫长夜，只见一盏灯忽然亮在那家挨山脚最近的客栈里，像点燃了我抛出去的目光似的。心，咯噔一下，也就亮了。



这时候，我这个三百度的近视成了明眼人，像百米冲刺的运动员一样，没有丁点迟疑，仿佛那才是我的岸，我的终点站。我的出现，把那个店老板着实吓了一跳，两眼直瞪我这个不速之客。在距他丈把远的地方，我收稳了脚步，连连喊着：对不起！并说明了来意，他这才如释重负。我跟着他走进了堂屋里，如愿地买到了香烟，他还给我让座，并端了一杯热茶说，愿不愿意打地铺？就有了我与他的聊天。

这位胡姓的店主其实蛮年轻，今年才三十二岁，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要大十岁。那黑黑的皮肤显得有些粗糙，身板子却胖墩墩的，水牛一样壮硕。看得出有使不完的力，一定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这一点，我不会走眼的。因为，我也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一条汉子。这位胡老板埋怨我不早些联系住宿，人家个把月前就订好了房间，大多是在网上约定的。他还告诉我：他家种了十亩地，过去主要靠田养家糊口，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做梦也没想到，那开了几百上千年的油菜花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他和他们江岭人致富的兆运。天南海北的人，一齐朝这里涌来。就是没有油菜花开的季节，游客们照样络绎不绝。可以说是逼着他赚钱，客栈由此应运而生。至于你们千里迢迢而来，又哪个地方没有油菜花呢？

是啊，在中国农村，几乎处处都能看见上好的油菜花，为何江岭偏偏成





了油菜花的故乡？大家纷至沓来。这一点，我还没有探悉清明。何况，我又不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会从人与物的精神层面上分析，甚至对这个地域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我充其量是半个诗人兼摄影爱好者，人家说江岭三月春光好，相约说来，我就来了。

从店主家出来，已经是夜半三更了。

我仍然没有回到车子内打盹、眯一下。便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山水霞客，而更像个守更的使者，驱赶着黑暗，迎接着光明。

这个时候，连山风也收敛了起初的野性，安安静静地伏在油菜地里，仿佛也累得趴下了，一动也不动的。山风不闹了，那些不知名字的虫子就钻了出来，也不知是谁惹了谁？踱在这条还有泥水的乡村公路上，我听见那虫子们喋喋不休……一声长，一声短的，有时还争吵得激烈，不知什么事情白天没有扯清楚，晚上睡一觉醒来接着吵。反正，我一句也听不懂虫子的语言。我像到了国外一样，非得请一个懂外文的翻译，方能弄清谁是谁非。管着虫子们闲事的人，在这个夜晚恐怕也只有我了。兴许虫子那点事儿，才不劳驾我这个宠然大物。我自作多情到了这份儿上，好像自己也是一条不安分的虫子，游离于田野阡

陌之间。

隐隐地，就听见了水声。沿着那水声指出的方向，我一路寻觅过去，仿佛是寻找夜的灵魂。从小生长在水边，水照着我水样的年华。今夜身处异乡，便有了漂与泊这两种感受：水是无依的，漂泊也是无依的。水是凄柔的，漂泊也是凄柔的。水是悠长的，漂泊也是悠长的。漂是动的，而泊是定的，漂无方位而泊有。漂是一种辛勤的劳动，而泊是劳动之后的一种短暂的休整。

那么，今夜的我，是漂，还是泊？我要让这溪流的水声来回答。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是李太白二十五岁那年离蜀出游的一种心境。

三十三年之后，年近花甲的太白回到故乡，那感觉是两鬓霜花了。同样是漂泊，年轻时是那么明快而轻捷，及至老来，步子变得沉重而滞涩。

这三十二年，加重了漂泊的分量，成为生命承担不起的重荷。出门时带着空空的行囊，归家依然两手空空。人生的悲寂涌上心头，带着无奈的心境，走向生命的彼岸。

今夜的我，为什么忽然想起那个唐朝的李太白？或许，“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暗夜无边，只有孤灯一盏，在夜风中摇曳。心境虽有相似，但际遇仍有不同。他是诗仙，更容易感怀，镜花溅起泪水。而我，一个凡夫俗子，未必因一个小小的失落，可以让鸟声惊了心潭之水？与李太白的漂泊相比，这些年，我倒更像是坐牢，一种凡俗生活构筑的牢房，这辈子要坐穿牢底。偶尔的游山玩水，只不过是短暂的放风时间，我才会尤为珍惜。譬如今夜，我怜爱世间的万物。

此刻，盈耳的溪水声渐近，且清爽爽地脆响在我的脚下，格外亲切。

借着那丁点的天光，顺青石板铺的仄道，过了一座石拱桥，看见一块石跳伸入溪水中央，我走过去，索性蹲在石跳上，聆听溪水快乐且无忧的心律跳动。

她穿过几千年的岁月，仍旧有韵地流淌着，跨越时间和空间，朝着永恒奔走……

仿佛在时间的那一端，那是李唐的杜子美向我招手。

这一夜，我是无法走向时间的那一端的。他也无法走过来，我就这样与这位孤病老人错过了相逢的机会。后来才听说他坐船在长江上漂泊，他的那端充满了流血与杀戮。在品味了人生之后，情何以堪？最后病死在漂泊的路上。史载是过了青草湖，到了汨罗江的上游平江小田村，便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比杜子美胡须还长得多的三闾大夫屈原也死在这条水路上。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一条汨罗江埋葬了两个伟大的诗魂。

一条并不起眼的江，从此不寂寞了。

在时间的这一端，汨罗江是我的出生地，他们的终点成了我生命的起点。

我庆幸：自己还在放风的路，也懒得哀其生命的终点又漂泊到何方？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赵宋的苏东坡晚景不也是惨兮兮地魂归南海吗？此刻，李唐的喧哗也好，赵宋的忧伤也罢，早也化为尘土灰飞烟灭了。尘世的烦恼，在清明的溪水中得以洗涤。溪水幽婉，一边抚慰着我受过伤的心灵，一边哼着清朗朗的水韵歌谣，把我心境洗得恬淡透明，清澈见底。

所谓禅宗的彻悟，大抵不过如此。

此刻，不知是心境的明朗，还是黑夜从这个山村开始撤兵，我看见天光渐明渐亮了，有乳白色的浓雾一团团、一簇簇涌来。我这才发现头发湿了，睫毛上挂着的不是泪水，便是朝露，一粒粒的、圆圆的，像草里藏珠一样，比我的镜片要晶莹剔透得多，还真舍不得摘下来。

浸染在江岭水气盈盈的夜晚，也许是我前世修来的际遇。

回到红尘，我仍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头布衣，在如水的平凡生活里，像蚂蚁一样热爱大地，无论沉浮。



溪水中的理坑

在享受了江岭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带来视野的盛宴之后，于折回婺源县城的路上，拐进了理坑。仿佛是没有道理一样，我一声不吭地来到了这个栽在溪水中的村庄，像水稻栽在田地里一样意味深长，令人乐意像农人那般，去探究水稻是如何扎根、分蘖、发孕、扬花一样，去寻觅理坑那神秘的生命历程。

沿着德夯式的峡谷，老远就有一条潺潺的溪流擦过我的视线，像云朵擦过悬崖，掠过丛林的缝隙一样，那么飘逸又那么义无反顾。她穿过村庄，穿过理坑千年的时空，带着村庄的些许烟火味，还有那如雪似絮的浪花，毫无



理性地与村庄背道而驰。她没有向村庄禀报她要去的方，好像只要离开了这个山坡地带，去她愿意去的地方，那沿途的曲折与艰辛，她会当作一种快乐来歌唱。一路的浪花，就是她用生命演绎的歌声。溪水，溪水，我只想陪你浪迹天涯。一条溪水能走多远，我不知道。只要谁接住你流浪的脚步，你就是谁怀里今生今世永恒的情人。是江河，抑或是湖泊，你都能成为他们一生的挚爱。也难怪你能以柔克刚，呈现那么坚定的个性，挣脱大山的怀抱。

于村庄来说，你是叛逆的。但村庄还是包容了你，也放纵了你。村庄是你永远的源头。村庄先前不叫理坑，而是叫理源。照我的揣摸，这个理有理解的意思，也有传承理学的意味。而源既有源头之意，仿佛天生就是溪水的化身。上苍造物，给了你国色天香，却成不了村庄的女儿。你要知道，你在理上亏了理源，也坑了理源的女儿，让她们再也没有机会走出理源。村里的女儿妒忌你，羡慕你。最早的妒忌就真是一种女儿病，后来村子里读过一些书的长老们，就把理源改叫理坑了。兴许我的理解不足为凭，而村庄没走出多少女儿，便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最早的村庄没有几户人家，散落在大山的臂弯里，为何能到现在沿溪两侧屋挨屋，挤出蜿蜒的长龙阵，又遥相呼应，怕有几百上千户人家厮守着这方土地，相望相生，生生息息繁衍着理坑的血脉。长此以往，理坑的女儿都成了理坑的女人，承担着另一种责任与使命。也有

一些做了朱明大官的人，是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还是看上了这里溪水一样灵秀的女儿，隐逸在这个村庄里？带着种种的疑惑，我向理坑交出了我全部的好奇。

一段长长的山路之后，理坑向我敞开了胸襟。走在蜿蜒的青石板上，抬头望一眼清一色的灰白高墙，与那黛色的瓦，还与并不稀疏的松呀竹的情影互衬，加上那东一棵桃花唱红，西一株李树歌白。那古道、那石梁、那灵动的溪水交错生辉。那徽派风格的风火山墙，以及高耸的垂脊和起翘，映衬着那层层叠叠的远山，呈现出的多种立体色彩浑然天成。在这三月的春光里，淡雅中透着几分明快和晴朗。这时的理坑，宛若在水一方的小家碧玉，那片片黛瓦成了她高挽的发髻，一泓浪花堆雪的溪水，便是她盈盈眉宇间的秋波了，无限缠绵且柔情万种。年年的春草如法国的丝绒，在理坑的土地，淹没了南来旧辙，北往新履，有点像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那村口梨花白了桃花红，不知灼痛了多少痴男信女的眼睛。遗梦的廊桥上，又会有无数送往迎来聚散两依依的叹息声？顺着石板桥两道的石级上，村子里的女人们，正在驳岸的溪水里浣洗衣物。只听见那棒槌的声音此消彼长，有如断续寒砧断续风。把那人间的烟火味交给溪水送出了大山。

穿小巷，过弄道，仿佛进入了封存好久的南宋年，墙影幌幌，古韵留香。一棵树、一片村庄，追溯起来都是千百年的如影往事。每一扇木窗，一幅雕刻，都在开启多少丰润而断灭的故事的首页。徜徉在理坑的村落里，恍惚走在上古的民俗里。那重重的木门虚掩着起合的嘴唇，是否想吐纳积聚已久的由衷；那门环上生锈的铜锁，又是否锁了一屋子风光流转的乾坤？那裙袂轻盈的女儿，此刻，你又待在哪重门庭里的阁楼上，对镜梳理心事。庭外的桃花不负春光，你桃花的脸宠可曾春意盎然？门外的书生站了许久，不见你嫣然洞开的心房。凡夫俗子又怎能看见你悄然撩开的门帘，以及门帘后面藏着的那对潭水一样忧郁的眼睛。转身而去的书生低吟浅诵着一首咏春的古词：拍岸春水蘸垂杨，水流花片香。弄花折柳小鸳鸯，一双随一双。帘半卷，露新妆，春衫是柳黄。倚栏看处背斜阳，风流暗断肠！词音刚落，一柄红纸伞掠过，那是谁家的女儿？人影修长，一袭红妆，发也飘飘，看上去属于花骨朵儿的那种美人，养眼！惹来身后几个扛长枪短炮的摄影人追逐着。在灰白主调的巷道里，红妆的女儿是多么的鲜活，如白云之于蓝天，鸟儿之于森林，火把之于黑夜的那种气象。待我也从包内取出照相机时，那游动如红霞的风景款款飘进了小巷的弯道了。当我走到拐弯处，又出现两条巷道，左顾右盼，那团灼人炫目的火焰已经消失。



便感觉目光过处，小巷的色调暗了许多。忙截住一个迎面而来的摄影人，才知道是一家时尚杂志请的封面模特，说人家众星捧月进了一个大宅门吃午餐去了。我穿过几条巷道也没找到那个大宅门。这里每一个院落都有一个大宅门，足以让人想象出曾经拥有的辉煌，且看到风雨中的人生难以预料。望着寂静空寞的走廊和枯槁剥落的梁柱，有一种如梦如烟的感觉，因为这一切似乎过于真实，又那么虚无飘渺。今天与昨天，历史与现实，就在一扇门与另一扇门之间，推开就有阵阵不可抗拒的陈年往事，或惊心动魄，或如泣如诉，像蒙太奇一般演绎。仿佛要再次向这个世界昭示，她仍在江西绵延不绝的群山之中，在一个时代之于另一个时代的时间之外。此刻，我在缄默的同时，村庄也是缄默的。我在毫不费力地感受到昔日荣华后面遮盖着的凄婉和哀怨。我的一声短叹湮没在村庄的长叹声中，没有回音，又似乎处处荡着回音。

有人说：古时的理坑是官宦人家的桃花源，也是婺源县域内旧官宅府第最多的村落。史书上有记载的官宦就有三十六个以上，其中进士十六人，至于文人学士还不计其数。行走在曾是官邸名府，而今已然成为斑驳的民宅，看着那基脚之处浓生的苔藓，一种历尽人世沧桑感涌上心头。古来追逐功名的，有几个不会在心里生出隐隐的寂寞。不然还乡之际，何以修建如此豪门大宅，一掩风尘飘摇几十载的身躯，封闭所有的笙歌琴音。脱巾独步的少年逸士好当，沉剑埋名的退隐之臣却无法策马高游，少了那份敢把浮名换作浅吟低唱的洒脱与豪迈。抬头，蓝天仍是唐宋的蓝天。即使千年的风云际会也不曾改变天空什么？天空下的一切却在悄然变化着。一不小心，你生风的脚下就踩了依稀凹现的字迹。那是前朝或更久远的墓碑，不知因了何故委身于此？上穷碧落下黄泉，一生的总结和句号还在近乎蛮横地对抗着所谓的时光和湮灭。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谁能说得准铁马金戈黄袍加身的英雄，身后记载丰功伟绩的碑石，不被过路的樵夫用来打磨刀锋，或者被顽皮的孩子撒上一泡童子尿也在所难免。我甚至在哪个地方看见这样的碑石，居然铺在农人的猪圈里，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许多世人的哲理和命运机缘混合在一起，真的是匪夷所思。



